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總論祭祀之理

易萃王假有廟

渙大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虞書肆

遂也

類于上帝

禋

精意以享之

于六宗望

望而祭之

于山

川

名山大川

徧

周也

于羣神

丘陵墳衍古

皆聖賢之類

臣按帝外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

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

方是才本  
原不知原  
本可以談

何也。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  
郊祀而爲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  
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  
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  
帝爲主而類聚羣祀以爲一體。如蘇胡二氏所  
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  
以成周爲主而強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  
數言，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  
要當以之爲正。其禮雖爲攝位而祭告，實則當  
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傳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祖已曰嗚呼王司

主也

敬民罔非天胤

嗣也

典祀無豐于

昵

近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肫於流俗

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黷

於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

有過豐卽相與諫言過於厚者猶如此况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

盛也

禮祀於新邑咸秩

序也

無文

祀典不載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呂刑王曰乃命重

卽義也

黎

卽和也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羣后逮在下明明

理也

棗常

性也

鰥寡無蓋

無有蓋也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

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顛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

濟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興之

臣按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  
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制爲祭祀  
之禮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  
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  
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  
也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

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葉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縱闡闢之內是其爲則未嘗略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示與  
抵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行各因其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  
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爲  
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  
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  
五嶽四鎮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口於  
東郊兆月與風伯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  
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  
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  
祭之也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



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  
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爲之位焉

肆師

陳列祭  
祀之官

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六宗伯立大

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  
序其祭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長也貞正也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

六曰筮祝

掌六所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贈四曰祭  
五曰攻六曰說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造則詣其所若造于祖也。禴若禴困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祭若春秋祭祭之屬。攻若翦氏以攻祭攻之之屬。說謂辭以責之若庶氏以攻說禴之之屬。凡此所以祈福祥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曰踐履也阼主階也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

事曰嗣王某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  
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  
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甯武子之不祀相。皆變  
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爲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祀三公四清祀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

越猶

越也。

越，

越也。

而行事。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卽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之謂越。紼。

臣按宋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

人君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

以非禮見也。故六如無祭。臣稱以爲後世人君  
往往於柩前卽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  
事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  
設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  
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  
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表列地列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

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謂風雨節寒暑時

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

謂地不受寶無遺利

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

謂天

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

不為祈私禱

不麾。

快也

蚤。不以先時為快

樂葆。

猶褒也

大。

不以褒大為可樂

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

美多品。

陳澹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

時為挾。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

樂也。奠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

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廟栗宗廟角，握社稷

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爲薦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澧曰：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待神，而不敢于以己以禱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出辟焉。辟，讀爲弭。

陳澧曰：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

用此以消弭之也。

方慤曰：欲彼之有子也，故有所以求之。若詩噫嘻，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畤，祭社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日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秦折卽方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去聲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

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  
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  
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  
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左傳季梁對隋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時修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

難獨豐其何福之有

史記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

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惟德是與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公命祀相

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

言祀鄩乃夏之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

四水在楚之望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穀梁傳曰宮室

謂齊宮

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

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考洪武禮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  
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  
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  
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

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

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  
乎天者威在其中也

臣按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

乎况六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  
亂虎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  
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  
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  
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  
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  
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  
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爲  
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矧在周之前  
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

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况攷之於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鞀磬祝敔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韋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况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耶



臣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圜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凡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上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

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况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祗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周禮非盡出周公况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澂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

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烏可深信哉。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臣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之爲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焉。故以日爲主，而又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以爲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側猶王燕飲而主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諸侯祭社而配以句龍，祭稷而配以棄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臣按

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聞蓋古卜法不存而擇于支之吉以代卜也既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朔

上躬詣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

次日早朝復命將祭之前先告

太廟遣禮部官檄京都城隍神，徧請天下當祀神，祇致齊之日。

上皮弁服登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點視各官于齋，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陳澔曰：汜埽，酒水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上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

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爲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修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卽古人之制。但所謂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草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大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上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服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祀上帝也。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譜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園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臣按周禮春官註以禮祀實柴，燔燎為祀天神之三禮，郊之祭大報天，即是以禮祀配昊天上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設于

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配精一以饗猶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日神祀之乎夫混以祀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譬則天子行幸而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其序而秩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以爲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楊復曰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之說也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爲祈穀廂令

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

牲所言是也我

朝令爲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

常行以上通論郊祀之體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如其器之色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禮器祭天特牲。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如繭如栗，饋也。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也。

猶用也。

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

稷牛惟具。

陳澧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

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

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卽用稷牛。

爲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

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

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謂設之

吳澂曰鬯者釀秬爲酒而芬芳條暢秬如黑黍  
一稔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  
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  
爲巾暴而晝黼文也

凡按大宗伯云淊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  
則是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鬱

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  
共八尊也

大祭二貳用酒一尊又  
剛以兩尊

凡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滓浮  
泛泛然也二曰醴齊醴醴  
也

而上一下一體

三口盞

齊

盞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

四曰緹

齊成而紅赤也

五曰沈齊

成而淳沈也

是五齊用之祭祀

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曰旨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器大羹不和犧尊疏布鼐擘杓

陳澔曰大羹者大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犧尊刻爲犧牛之形此尊以籩疎之布爲覆鼐擘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黍盛秬鬯以事上帝

以上祀天禮齊黍盛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享飪也聖人享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

邛

我盛于豆

木器以薦菹醢

于豆于登

瓦器以薦人美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

臣按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

馨香酒醑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

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由此言之後世

夔嶺海之香木以代鬱鬯亦此意其氣之芬馥

清遠有非蕭桂鬱金所及者用之以祀神禮所

謂以義起歟

郊特牲器用匏陶

瓦

以象天地之性也

筦簞之安而蕭越

音

藁鞮之尚明之也

以上祀天之祭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宏深密也

於緝緝績也

熙

光明也

單厥心肆其靖

安之也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

援此序以爲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爲康王

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

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爲康王以後

之詩臣攷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

與太史氏爲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三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至於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賽田事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且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臣竊以爲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未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爲成此王業則未

必然爾。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天不說地。故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周禮之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賦。豈獨樂歌也。配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爲有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失之。臣不揆愚陋。輒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



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  
樂章

臣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  
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  
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  
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  
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爲  
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  
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

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諉爲異教之徒。自相崇

奉。非祀典之所繫也。

以上論六天五帝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

尊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

言以父配天之禮始于周公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卽天天卽帝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

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

歲之間而有二祭旣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

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

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

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

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

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爲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秦壇明堂爲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

以上論明堂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闕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

漢書六禮  
漢書禮志  
此事不詳  
賈生

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祀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之間。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於周。而其所行

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則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代創業之太祖不得配享于天可慨也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古之禮而哀平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元始故事爲圓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壇。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

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宮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

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畤及

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而其他則領之祠官，修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兆於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采元始

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而一禮之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歟

以上兩漢郊祀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勅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宗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宗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



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  
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  
嗚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未事之先詣祖廟告  
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  
行事唐宋之世乃川青祠設素饌親享太清宮  
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  
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  
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

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而又資賜故人主常以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資非周禮也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歲事之

修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之敬。非因是以爲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至于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爲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缺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禮，祖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赫陰補賜賚

一切革去。

以上唐宋郊祀之禮

延陵顏季章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宗廟饗祀之禮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穎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臣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  
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詩曰於歎穆深清清廟肅也敬雖和顯明相助

濟濟多士執事秉文之德對越於在天駿大而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本無射於人斯語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以清廟爲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而不及乎他云。

詩離頌有來雖雖

和也

至止肅肅

敬也

相維辟公

諸侯也

天

子穆穆

天子之容

於

勳也

薦廣牡

大牲也

相予肆

陳也

祀假

大也

哉皇

考

文王

緩也

女

子孝子

武王

自稱

臣按

國家一歲五享

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卽古

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古滌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

冬享先王

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

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太祖之廟合羣

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吳澂以肆獻裸爲禘饋食爲禘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裸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裸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爲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禘各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荷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爲昭穆也。周雖有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爲言之。商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雖未並言而昭穆之法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前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于此耳。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爲之辨別也歟。

可勲。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

之

臣按周書洛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亨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元王而以功臣配享也

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邵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號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

義侯桑世傑、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文武之廟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卽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述遷至懿王時則文主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主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

昭右穆以次而南

晉博士孫毓議

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

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通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世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七廟者

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韋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是若

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况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

天子禘

與特同

禘禘禘禘嘗禘烝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禘當爲祠禘當爲禴禴謂各祭於其廟禘謂合祀於祖廟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

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况天子乎。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禘禘祭名之誤遂以此爲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况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

當商作

羔開冰先薦寢廟季

春之月薦鮓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臣

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

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

之說解者率以爲二

臣

竊以謂月令之書雜記

秦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

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爲几



筵以奉之如所謂極廟原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

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卽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木爲之在室設之室內醴酒之一醢卽齋

在戶設之稍南棗才細卽醢在堂澄酒卽泔

在下堂陳其犧牲備其粢粢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

其祝爲主人告嘏爲尸致於於以降上神在天與其

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作也造其祝辭號美玄酒以祭薦其血毛殺牲之時腥

其俎

以牛肉盛於俎

熟其脩醢醢

薦而解時用醢薦其時用醢

以獻薦其

燔炙

燔肉炙肝

君與夫人交獻以嘉

魂魄

嘉善死者之魂魄

是謂

合奠

求其契合於冥漠之中

然後退而合享

合而享之使熱

體其犬

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銅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

善也

此禮之大成也

禮器廟堂之上，鬯尊在東，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

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

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祭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澔曰：鬯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

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爲上，故犧尊縣鼓皆

在西而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鬯尊，此禮交勳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

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陳澧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語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

曰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臣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爲準亦猶儀禮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

郊特牲周人尚臭

周人所尚

灌灌地

用鬯

以秬黍合鬱金草爲

之臭鬱合鬯

鬯既成和以鬱金之汁

臭陰達於淵泉

先求灌以

圭璋

以圭璋爲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九

蕭蒿合黍稷

取此蒿及牲之脂

臭陽達於牆屋

使其

達於牆屋之間

故既奠然後燔

燒也

蕭合羶

馨香也

凡祭

慎諸此

臣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般人尚聲

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用秬黍和鬱金香爲

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

及脂膏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是以

臭而求神於陽蓋假品物羶蒸之臭以通神明

薰蒿之氣

詔告白也

祝於室

取牲之肺背燎於壇沃而告神也

坐尸於堂

灌鬯之

戶西南

面也。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

止祭。祝于主，索也。祭。

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澧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云：祝祭于祊，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名爲祊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

臣按古人之祭，所以求感格于神靈者，非止於

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廟門之內，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求而索之者惟恐一時之或間一處之或遺也。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

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蕭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澧曰：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有欲之之色也。



臣按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  
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饗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  
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餼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  
禮者慎終如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禩。禩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臣按禘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禘禮。

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禘焉，謂之大禘則此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爲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墀。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

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  
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  
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閏加一祠歲祀上食  
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  
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  
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  
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  
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  
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  
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  
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  
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  
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其或無地以容鼎  
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  
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  
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  
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

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牲祭夏秋冬則禘祭如  
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  
四日祭太祖廟門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  
畢卽釋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  
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  
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  
禘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禘食於太祖之廟而已  
禘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  
謂大禘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  
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

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禘，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為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

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  
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  
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  
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爲親  
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  
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  
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  
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  
配食其左太祖  
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  
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旣與廟



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  
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爲太祖然宋之太  
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蓋不相協祧去僖祖不祭  
則又失太祖事。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  
焉。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  
朝會儀。

位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  
變與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  
體魄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  
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

亦不<sub>可</sub>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sub>可</sub>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sub>足</sub>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sub>乎</sub>？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大牢春祠。乾德

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爲常我

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詩大雅綿之詩曰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熹曰冢土大社也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謂壇與而樹之田

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令社稷之職

州長各以歲時祭祀州社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祀本此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社稷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大視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大牢牛豕也諸侯社稷皆少牢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爲是。況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爲官府祭社宜用仲月土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爲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丁在戊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用上戊哉。秩之爲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况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

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慈曰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而國主社。示本也。



祭法王爲羣衆也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爲后土菴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

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卽祀之以爲社爲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

太祖太宗並配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陳澧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州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

昭公元年

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榮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爲壇坎而祭遇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又禳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

以上祭日月星辰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

鄭玄曰禋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

能與台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

也而飆師雨師亦以爲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

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

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

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

神必指爲某星則執泥矣如後世所祀之雲雷

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以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臣按一歲之間，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益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蛰雷爲其始，畫卦成象，威

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先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  
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已後每祀雨  
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  
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  
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  
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  
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  
嘗合而爲一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而爲一壇，以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蓋有間矣。然雲興而雨霑，旣祀夫雨，而獨遺於



系... 卷四... 三三  
雲可乎時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  
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  
山大川遼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  
而

宸居所蒞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  
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  
而凡實漠之中有薰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  
焉嗚呼至哉

以上祭風雲  
雷雨之神

舜典望于山川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鯉沈祭山林川澤

山林曰鯉川澤曰沈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犬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於大夏以祭山川

臣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爲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爲壇以專祀之初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蒞其所在祀焉。

月令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

泉

史記曰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栢泗源自沆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而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澍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玄

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  
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  
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  
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  
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  
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  
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  
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  
于懷慶。夫宋都下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  
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

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為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為順於理為宜。況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既可以為北鎮川獨不可以為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

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祭境內山川江

漢睢漳楚之望也。

劉邠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

武帝

以霍山遠以霍山代之

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

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  
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  
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  
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  
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  
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  
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  
雒水所爲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  
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  
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  
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鎮是爲五鎮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略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  
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  
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合命  
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繆臣知  
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  
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  
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茲矣

以上山川之祀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  
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閑雜神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  
硯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昇置水中取  
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亦如之

京師旣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

國初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屬也國家祭祀以附之山川故此以附之山

川之祀之後云

以上城隍之祀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朱熹曰類將出帥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五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卒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爲兵禱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燾之名與祀始見于此

此言旗燾之祭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王祀五祀則希冕

出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日月令

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

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  
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  
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  
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卽古人輶行之祀也是  
則

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五日秦厲諸侯爲國立五祀



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二曰族厲

鄭玄曰秦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厲鬼也族衆也大夫無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膏而祭司膏也祭百種

司百穀之神

以報膏

報其教民稼穡之功

也饗農

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

及郵郵亭

表畷

標表田畔樹也處造爲郵亭

田畷居以督耕者禽獸謂貓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爲貓虎尸而迎之也祭坊與水庸坊隄也蓄水亦以草水庸溝也

受水亦事爲農事之淺也曰視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動此水歸其

壑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毋作起草木歸其澤不得生耕稼之

也土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敎者有昆蟲而無百種

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

則以猫虎爲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

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嘏禽獸曰

人編頁集 禮記卷六 卷六

三五

主曰祭曰饗其及祭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  
書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  
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田峻之官及  
郵表曠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  
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貓爲其  
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  
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  
不止貓虎凡食爲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  
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母作  
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

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臣按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

先農民以興其稼穡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  
載舉大蜡之禮以祀先嗇于冬而以勞來農民  
以報其勤動之苦

延陵顏季亨會通文較

八編類纂